

戈壁上的小屋

陈世旭



江风海韵润启东

张小澜

我的家乡江苏启东，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北岸。小学时候的地理老师讲，我们启东是整个江苏省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。家乡的这个“最”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。

浩浩荡荡的长江，挟带着青藏高原的尘土，裹挟着云贵山川的泥沙，一路奔腾，来到海滨。即将融汇到浩瀚无垠的大海之时，水势却婉转放缓下来，泥沙沉积，壅土成陆。先是小沙洲、芦苇荡，逐渐连点成线，连线成面。1928年，启东县正式设立。它的西边邻县是海门，一百年前，还是“海之门”哩。沧海桑田，就在我们眼前如此呈现。

启东的特质是江风海韵，我对它的一切美好记忆都围绕着江海展开。江鲜、海鲜自不必说。清明时节，骑着二八型自行车到油菜花地里春游，常常能闻到风自海上来。因着江海无私，启东水网密布，不但润泽人们的生活，也滋养我们的心灵。像我这个年龄的启东人，小时候没有钓鱼钓虾、下河游泳的，怕是很少的。江海边的启东，泥土含碱，气候温湿，很适宜种植棉花，启东因此成为远近有名的产棉大县。

虽然成陆时间短，但并不妨碍启东的文教兴盛，这大约要得益于清末民初张謇兴办现代教育对启东的深远影响。启东的东南中学，是当地第一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学校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郭沫若先生还曾为东南中学题写校名和“东风永健”的题词。启东中学，则在最近这二三十年发展迅速，成为另一所盛名远扬的学校。在外多年，常常有刚结识的人，突然感悟到什么似的问我：“你是启东中学的吧？”言谈之中，能隐约感受到，启东中学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很好的声望。

后来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在北京偶遇了启东中学的一位老校长。在聊天中，他用一贯铿锵有力的语气对我说，我们启东中学的学生，要把眼光放长远些，多做些对人民有用的工作，不要被眼前的名利所诱惑。我连连点头答应，至今还常常回想起老校长的这句话。

说张謇对启东影响深远，是源于张謇兴办了一系列现代意义上的新学堂，虽然距离启东至少有一百多公里远，但是影响所及，尊师重教的气氛也迅速在启东氤氲开来。我的一位叔公李素伯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学于南通师范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他不但极富远见地给学生教授鲁迅、冰心等人的作品，影响了许多学生的志趣，而且他自己在现代小品文研究方面也用

功颇深。李素伯的铜像，现在就矗立在启东文化名人园内，李素伯纪念馆也正在建设之中。

我自十八岁外出求学，就很少有机会在家乡常住了。在外上学的时候，每年只有寒暑假会回启东；工作以后，就是春节探亲回去。这样来来回回，感受最深的，是启东的交通自慢而快、由繁入简。

由于地理原因，启东地处交通末梢。周边大小城市林立，铁路、机场往往都建在那些城市。上个世纪，启东人要出行，必得先取道上海、扬州、南京。我记得小时候去一趟上海，要坐一晚上的轮船。等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已经是轮渡了。

近十年来，交通的便利正以加速度实现。跨江大桥、隧道、铁路像雨后春笋一样开工、竣工。现在启东人要出行去国内任何一个大城市，差不多都能“一日达”。我的高中班主任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我，夏天的傍晚，吃过晚饭，他跟师母商量，想去上海看一场电影，说走就走，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的淮海中路。

衷心祝福我的家乡启东，这座充盈着江风海韵的美丽城市，每日都有着蓬勃的创造，每日都迎接着可喜的变化！

下图为启东夜景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

大地

那一年，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通知我与几位作家一起去青海深入生活，主要任务是采访上世纪50年代末内地“援青”的邮电职工。

将近一个月，我们在地广人稀的青海，白天行车，晚上访谈。我生长在繁华的江南城市，戈壁的空旷、辽阔、静谧，令我震惊。

只有在戈壁上，才真正可以见到天穹穹庐，才真正可以看到弧形的地平线。公路好像把地球劈成了两个半圆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永无休止地伸展在我们的视野里。寂然无声的茫茫戈壁，除了风蚀和地壳运动之外，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地存在了亿万斯年。寂寞似乎像时间一样永恒。在这里，最起码的愿望常常成为一种奢侈——哪怕需要的只是一片刚刚能遮住脑门的绿荫。强烈的紫外线无情地扎进面部，留下血红的烙印；戈壁风沙如同锋利的雕刀在脸上刻下粗糙的皱纹。

这样说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旅途只有苍凉，也会有意外的惊喜。

那一天，夕阳在风沙里沉浮。起先还不时地能见到骆驼草和红柳丛。后来，远远近近就只有红色的沙砾和铁青的岩石了。茫茫天地间除了我们这辆车，连一丝生气也闻不到。

忽然，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幢小屋，孤零零地立在戈壁墙上，就像是月球上的一个黑点。

这是一个邮电线务站。屋子里，简朴而整洁，电话交换台竟是用石块垒成的。屋子里只有一个瘦削的年轻人，黝黑，但眉清目秀。

线务站不在预定的访问日程里。但这次偶然的相遇，却带来了一场让我最难忘、心灵最受撼动的访谈。

这位瘦削的年轻人，给我们讲起了他与这个线务站之间的故事……

在西宁搭的便车整整走了三天，终于把我留在去往县城岔路口一片扬起的尘土里。

我看到父亲背着邮包，迎面向我走过来。

“我代表我们全局来迎接你。便车搞不好就出岔子，说不准时间，怕你到了见不到我，我昨天半夜就从局里出发了，在这里等了你一整天。”

之后，他把我的行李小心地放进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。

“快点上车吧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”

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高兴。几天跑下来，我的心情坏透了。我有点想哭。我听说过，有些像我一样从邮校毕业分

配到基层的人，从西宁出发两天，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，转身搭便车返回。

我与父亲在半夜以后到达了县城。一条不足两百米的街，两边都是轮廓硬朗的房子。有几星昏黄的亮光从黑暗中透出来。

这个夜晚到达的并不是目的地。我们将要去的那个线务站，离县城还有一百多公里。

县境平均海拔四千多米，年平均气温零下十五摄氏度。严寒使人望而却步。父亲之前的几任局长，没有一个在这里干到任满。父亲却说，除非组织上另有需要，他会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。

父亲来青海后，最初是乡邮员。几十年的时间，他在这里的山地、草场和戈壁走遍了双腿。但他喜欢这里，说这里空气稀薄，但很清新；人烟稀少，但人很热情；还有不常见的野生动物，不怕人，跟人很亲近。

两天后，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，把我送到了线务站。

父亲出发前夜，曾向当地牧民买了一头羊。我们到时，帐篷里一只大大的牛粪灶，烧得热气腾腾。几个牧民正帮着宰羊，灌血肠，熬杂碎，煮手抓，揪面片。全局十来个人都坐在地上，却给我留了个马扎。

我当然明白父亲的苦心。他那张写满了期望的脸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的未来。他一口一句“老了”，他的样子的确比内地七十岁的人还老，可他还不到五十岁。看着他那张脸，我不寒而栗：

五十岁以前，我就会这样老吗？

这里的每个线务站之间，相隔差不多上百公里。我常常对着空旷无边的戈壁发怔。

有时候，我抓紧双拳——似乎想要攥住什么——声嘶力竭地叫喊。声音不管拖得怎样长，都很快被戈壁吞没，没有回声。

我同青海不可分离的命运，似乎在我父母结合时就注定了。他们来“援青”后就再没有回过老家。我在西宁的邮电中专毕业后，按照父亲的意愿，也回到了县里。

到线务站后，除了局里同事隔些日子给我送一趟粮食、煤和维修零件，大部分日子里，我见不到一个人，看见的只能是太阳和月亮的换班。今天和明天完全一样，就像珠串上的两颗珠子。

在我之前，这个线务站连续九年一直是全省的模范线务站。上一位线务工出席过全国的先进表彰大会，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九年。人们在他留下的工作日志上一再看到这样的句子：“什么时候有人来啊……我一定要坚持住……局里人还有几天就来了……”

有天早上，我忽然听见了鸟叫。我疑惑惑地从床上爬起来，疑惑惑地推开窗子——

真的有一只鸟，就在窗外不远的线杆上做巢！

我慌慌张张地扑到门外，兴奋得全身发抖。

以后的日子，我每天查完线路就是

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只鸟，飞出去，又飞回来，从不知什么地方衔来了干草，衔来了土块。于是荒滩上，有了两个巢：一个是鸟巢，一个是线务站；有两个生命：一个是鸟，一个是我。

我们相依为命了。我把拌炒面的曲拉和最新鲜的烤饼都留给了它。我一声口哨，它就飞到我的窗子里来，在屋子里神气地走来走去。我出去查线或是查线回来的路上，它会出其不意地从我身后一下子扑到我的肩膀上。

可是，却从县局里来了电话：

“线路上是不是有鸟巢？”电话里传来父亲沙哑的声音：“得移掉它。鸟巢里要是铁丝什么的，可能会给线路造成短路。”

“不！”

我坚决挂掉了电话。

第二天，我却被鸟凄厉的叫声惊醒。我爬起来，看到那只鸟正拼命地扑打着我的窗户。

窗外站着父亲，他已经把鸟巢从线杆上端下来了。

“要不，你会下不了手的。”

他满脸惭愧地看着我。

父亲退休的时候，省局在西宁市为第一代“援青”人盖了宿舍。但父亲不肯去住。一直到去世，他都住在县里……

直到他讲完了，良久不再吭声，我们这拨人还是一片静默，甚至有泪水滴落的声音……

图为青海戈壁风景。

常忆老家皮影戏

孙守云



我生在黑龙江望奎县，这儿的皮影戏很有名。我小时候就喜欢看皮影戏，人们都叫它“驴皮影”。手艺人用驴皮刻成影人子，影人子都是按戏里的人物模样刻的，有各种各样的角色。影人子按照图样儿刻完了，再涂上鲜艳的色彩。然后把胳膊腿儿都用细皮条或铁丝串到身上，和真人一样，关节都是能活动的，不然做不了动作。做得细致的人物，要由头茬儿等十一个或者更多部件拼成。影人子不一定都用驴皮做，牛皮、羊皮也行。拼成的影人子用秫秆儿夹起

来，特别好看。

这些都是母亲给我讲的，具体手艺人是怎么做的，我其实不大清楚。戏班来到屯子我才知道，皮影真是又好玩又好看，内容还那么丰富，我一看就上瘾。天天太阳都没下山，我就去占位子了一看大半宿，第二天早上两只小眼睛通红。伙伴们笑话我：“驴皮造反，兔子熬眼。”我才不管当不当兔子，照样场场不落。母亲说，问问影匠们要不要小孩儿，要的话，就让我老姑娘跟去吧——她好天天看皮影！

这伙儿影匠，我记事起他们就唱皮影戏，远近闻名。领队的老辛是唱黑头的，大家都叫他老辛，我不知道他的大名。拿下人子的小罗名叫罗学文，是唱小嗓的；拿上人子的有位姓周的，是唱文生的。这三位影匠唱得特别好。南村北屯的都排号儿来接，戏班子一宿也没有空着的时候。

每年秋天，庄稼一上场院，屯里就去接影匠来唱皮影戏，一唱就唱二十多天，最少也要唱十五天。那时候，小孩子可以玩的东西太少了，于是我一门心思都在皮影戏上。队上还沒去接皮影戏的时候，我和几个孩子就已经开始盼了。等到皮影戏来了，我们晚饭都没顾得上吃，就围过去等开场。看到那几个人把影台子搭上，把影窗立起，我的内心别提有多期待了。

队长点了戏，是《三国演义》，影匠把影人子选好就开演。皮影儿太有意思了，演得好像真人真事似的。唱小嗓的，离老远都听得见，那声音甚至让我想到钻天的燕子。

父亲不能去看皮影，因为家中得有个人看家。我一回到家里，父亲就问我演到哪儿了，母亲就说，让你老姑娘给你讲讲吧。我每晚看完皮影，白天都给父亲讲一遍。我怕时间长了，自己也会忘，于是向姐姐要了一个黄纸本、三个铅笔头，把每晚看的皮影内容都记下来。那时候，我还不认识字，更不会写，

就用笔把它画成小影儿，像漫画一样记录下来。刘备三顾茅庐、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、诸葛亮草船借箭、张飞喊断当阳桥，还有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等等，我把人物、内容都画下来，准备慢慢地讲给父亲听。

我看皮影真是入了迷、上了瘾。有一次我脚脖子扭伤了，走路都费劲，晚上还想去皮影戏。父亲不让我去，我就哭，说啥都得去。正好堂嫂的哥哥在我家，他说去就去吧，我照顾她。去时我拄个棍子，一瘸一拐总算磨蹭到了。可回时我疼得根本动不了，是堂嫂的哥哥把我给背了回来。后来姐姐结婚了，姐夫领着我们一群小孩儿，晚上去看皮影戏，回来前他总是先点会儿，数儿全对了，再往回走。

成家后，我就很少再去皮影戏了，好像皮影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看的有限的几回皮影戏，我也没有再画。现在算下来，快有六十年没好好看驴皮影了。有一次，儿子的朋友听说我喜欢看皮影戏，就专门拿些影碟送给我。儿子还特意把电脑拿回来，留在家中专门让我看皮影。

我成家时，画皮影的漫画本没有拿。后来我回家去找，却已经找不到了。儿子说，这个本子如果能留到今天，可就是咱家的一件传家宝了！我想也是，真是有点儿心疼。

左上图为皮影戏。